歷史與空間

乾隆帝愛玉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

今年暑假，各個文化、藝術或歷史博物館，為配合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五周年，安排了不少特具中國文化和歷史意義的展覽，供大眾參觀和欣賞。「頤養謝塵喧 — 乾隆皇帝的秘密花園」便是其中一個備受矚目的專題展覽，展覽合共展出75套來自故宮博物院的珍品，其中包括書畫、傢具和建築構件等。

清代是中國歷史上統治長久的朝代之一，而乾隆時期更是少數為非漢族所統治的盛世中的盛世。因此，不少人對有「十全老人」封譽的乾隆爺的生活、喜好、個性等方面都感到十分好奇。

既然乾隆時期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盛世，可選擇的講題應該十分多樣，為甚麼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郭福祥先生會挑選蘇州玉器這個題目呢？原來是因為乾隆爺對玉器特別鍾愛。這次的內容包括蘇州玉器的製作過程、乾隆帝鍾情的玉器品類和審美格調，當中透露了乾隆帝對蘇州玉匠雕刻技術的推崇。每當乾隆帝看到手工精美、情景俱佳的玉器成品時，都忍不住要題詩以表揚。

■《青玉和田採玉圖山子》

郭研究員在介紹乾隆時期玉器雕刻的歷史脈絡時，展示了一幅《青玉和田採玉圖山子》，旁邊也附上一首出自乾隆爺親筆提的六句詩句：

「于闐採玉春復秋，用供正賦輸皇州。奚待卞和識琳球，郵致正值金閶游。專諸巷中多妙手，琢磨無事太璞剖。」

郭研究員憶起自己最初在網上看到這幅圖的感受，他說：「我對這幅圖的場景非常熟悉，這是當地回族部落在新疆採玉的場景。」原來這藝術品背後有個故事：在乾隆三十八年，他第四次南巡到蘇州的時候，地方官員為他呈上一件當時新做的玉器。乾隆爺看到非常感動，便為那件玉器寫了一首詩。上述那六句就大概總結了採玉、挑材、設計打樣和琢磨玉器等過程。整個過程主要經過三個地方，首先在新疆採玉；把大量的玉送去北京供皇帝和宮廷的玉匠挑選後，再送去蘇州設計和雕刻。可見一件精美的玉製品的誕生一點都不簡單。

清代乾隆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玉器雕刻的一個高峰。當時宮廷集中了全國優秀的玉雕設計師和匠師；乾隆帝也控制了玉源地，故此宮廷掌握了優質的玉材，亦能碾製出大批精美絕倫的玉器。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準噶爾部和回部戰役取得勝利，這是對宮廷玉器製作影響極為重大的事件。新疆和闐、葉爾羌等玉產區被清政府所控制後，玉路得以暢通，質地優良的新疆玉料以歲貢的形式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宮廷。

乾隆時期宮廷玉器的製作可以說是當時全國玉器製作的縮影。通過宮廷派駐地方的織造、鹽政、稅關等機構將宮廷玉器的製作從宮廷擴展至地方。除宮廷造辦處玉作、如意館以外，蘇州織造、江寧織造等處均承擔起為宮廷製作玉器的任務，形成了龐大的宮廷玉器製作網絡。

蘇州玉器雕刻的技術優勢

至於乾隆爺為甚麼最推崇蘇州玉匠的技術？原來是因為從明清時期以來，蘇州就是流行時尚的引導者。明末時，蘇州的琢玉工藝已被推為全國之首；到清代，蘇州更是全國首屈一指的琢玉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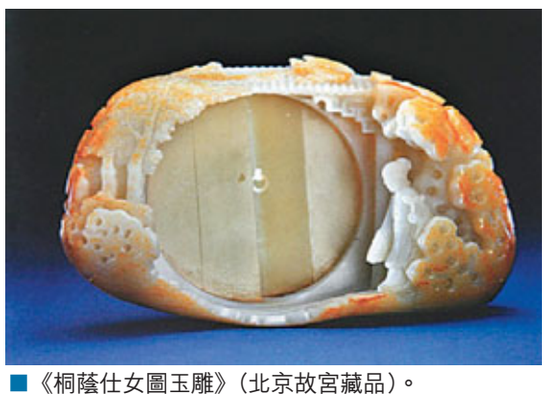
乾隆帝對蘇州玉匠和玉肆的情況十分了解，也對蘇州玉匠的玉器製作水平非常有信心。他認為蘇州專諸巷中的玉匠是一個具有相當創作實力的群體。因此，在乾隆帝發派蘇州織造製作的玉器活計中，有時是不帶樣稿，特意留給工匠較大的創作空間，可見乾隆帝對蘇州玉匠的信任。

說到此，郭研究員以《桐蔭仕女圖玉雕（北京故宮藏品）》說明早期蘇州玉匠的心思有多細膩。《桐蔭仕女圖》為俏色玉圓雕作品，整塊玉石從中心取走了一件碗坯，蘇州工匠將餘下的材料琢成了一件具有江南庭園景色的器物。乾隆帝將這件玉器與春秋時修的和氏璧相媲美。《桐蔭仕女圖》圓門內外有茂密的蕉葉和玲瓏的假山，兩扇半月形扉門半掩半開，門內外各立一白衣少女，透過門縫相互窺望。也難怪乾隆帝將這件作品和春秋和氏璧相提並論，因為玉匠不但巧妙地利用了「廢料」，也善用玉本有的顏色而設計了這件充滿濃濃情意的玉雕。

蘇州新樣玉器的出現及影響

但很多事情發展到後來總是有變化的。到乾隆中葉以後，蘇州玉器行業出現了一種崇尚繁縟，纖巧、刻鏤，片面追求技巧而忽略藝術品味，甚至為減少玉料耗損而遷就材質原形這種不當設計的風氣。

乾隆四十六年（1781），蘇州新樣玉器的氾濫已經發展到相當嚴重的狀態。乾隆的詩文中出現了大量關注「新樣」、「俗樣」玉器的句子。新樣玉器令乾隆帝覺得「不堪寓目」，深感這是玉器的災難。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時，乾隆帝對蘇州玉工業這種單單為了「求速售」、「求善價」、「希厚利」的商業傾向十分不屑。故此他決定從自己做起，堅決地抵制和拒絕使用這種俗工時樣的玉器。



■《桐蔭仕女圖玉雕》（北京故宮藏品）。

對於有部分可取者，乾隆帝採取一種融通的方式，命宮廷玉工改刀處理，磨去原有的裝飾，這種情況集中體現在玉如意的改刻上。通過這種同一件玉器修改前後所產生的反差，使俗工時樣的玉器和乾隆帝所認可的樣式之間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起到警示的作用。

乾隆帝還從玉器的製作過程入手，對新樣的玉器在生產環節上予以引導。這時候，乾隆帝不再讓蘇州自由發揮了，下令將樣稿發給玉工，嚴格要求玉匠按式琢製，或者明確指示不能琢製新樣，提供大致的創作方向。

乾隆鍾愛的玉器種類和風格

綜合來說，乾隆帝比較接受的玉器種類和風格主要有以下兩個特點：具「工執藝諫」性質的作品和濃郁文人氣息的畫意作品。

在乾隆看來，玉器不但是玩賞之器，還是表達意願的載體，具有勸戒、進德的作用。通過對這類玉器的點評，表明了他對玉器寓意的重視，也可供玉工為借鑒。後來，玉工也創作了畫意玉器，又名玉圖畫，是指以文人逸事和山水名勝為主題，在平面或立體玉材上雕琢出具有繪畫效果的玉器作品。由於其雋永高雅的品位與乾隆帝追求文人情調的審美意趣十分契合，故深得乾隆帝喜愛。乾隆帝的倡導使得按照繪畫意境雕刻的玉插屏、山子、筆筒等流行一時，畫意玉器成為乾隆朝玉器相當有特色且水平極高的種類。

結語

蘇州玉工和商人明顯感受到新樣的玉器在市場上的滯銷，故他們不得不對乾隆帝的好尚取捨作出呼應。

乾隆帝不但以一個創作者的身份直接參與宮廷玉器製作過程，更是充當了調控者的角色。乾隆帝的上述調控舉措，使蘇州玉器雕刻與宮廷發生了十分密切的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蘇州玉器雕刻繁榮局面的出現。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熱點時評

■文：陳科科

多啦A夢

多啦A夢——請容我權宜地用他的舊稱叮噹好嗎？最近有個100年前誕生祭（2112年9月3日生產），在某個大型商場開展一連串活動及展覽，主辦單位稱，這是一場集體回憶。沒錯，自從藤子．F．不二雄離世後，那些續作的電影版都是集體創作，或者重新製作，令到叮噹得以在「適齡」讀者間有一定的曝光。筆者生於七十年代，正正是與盜版叮噹長大（到九十年代才有正式授權出版），那些法寶刺激了無窮想像，捍衛了一眾幼兒在填鴨教育下的點點想像力。

主角大雄是世上最不幸的主角之一——根據網民統計，大雄在全書中一共被胖虎揍173次，被老師罵60次，被媽媽罵327次，被狗咬23次，掉進水溝14次——他的不幸造就他的「成功」，霉運是他的標記。不少人批評大雄往往倚賴叮噹法寶是反面教材，令學童傾向倚賴外力，而不是靠獨立能力去處理問題。但有趣的是這想法絲毫站不住腳，因為每次大雄只要作惡，到頭來一定會有更悲慘的結局，沒有教化，沒有重口味的灌輸，只以例子來答你，工具是中立的，立心不良就會有反效果。

「善惡到頭終有報」一直是這本看來像幼兒（實際不然）的漫畫的原則。

如果用成人眼光看，叮噹的每部電影版（及其漫畫）都有強烈的訊息。觀乎《海底鬼岩城》諷刺美蘇的軍備競賽、《鐵人兵團》那些唯命令是從的法西斯、《魔界大冒險》將科學與魔法的評價扭曲，都帶來啟示。每次災難都是全球性的，叮噹他們也是為全球而戰（雖然多數發生在日本），沒有區分你我彼此；對獨裁主義、對洗腦統治都大筆鞭撻；而當魔法成為世界主流，科學反成為旁門左道時，視點轉移令我們了解世上很多弱勢的堅持，其實不等於沒有價值。而如果說大雄無用，叮噹本身也是一件次貨。剛生產就被帶去特賣場，又被老鼠咬走耳朵而嚇到變藍色（本來是黃色的），百寶袋又經常失靈，但往往就是這樣的人物才可以一次一次為世界而奮鬥，而不是一式一樣，工廠「啤」出來的模範可以比擬。

執膠

一個「韋森特」，帶來轉變。這個2000年後的首個十號風球，將各式本地應急問題從深層捲起。即日的港鐵應急程序不說（管理層有很大的檢討空間），單單是中石化的150噸聚丙烯貨櫃翻海就足夠頭痛。很多言論捉錯用神，說不會致命，不會有毒（這有待商榷），所以無事無事。但我們生活在2012年，已不是單單為了自己的存活生死這麼低層次，這可是關於海洋污染的問題。我們常聽到溫飽為先的想法，這想法實在把自己看得比幼兒漫畫中的角色還要幼稚。

文藝天地

浮城誌

■文：蒲繼剛

那一刻，我懂得了愛

那是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在襄陽市裡學習，吃完晚飯沒事幹，就和一個好朋友到漢江邊上閒逛。

那時正是四月末，漢江邊上春水漣漪，桃紅柳綠。我們在江邊逛了一會，便來到電影院，看有甚麼電影。那時的電影有連場，也就是兩三部電影一起放。那天晚上連看了兩部電影，其中有一部叫做《愛的小屋》，是林青霞與秦漢演的，故事情節大約是這樣的：劇中的青年羅文和少女小語同讀一所大學，因為家庭背景相似，兩人感情深厚，於是決定暑假結婚。但兩人的家長強烈反對，羅文與小語便和家長反目，決定自己尋覓一間新房，作為婚後屬於自己的「愛的小屋」。 電影中，秦漢扮演羅文，林青霞扮演小語。

■《愛的小屋》裡的秦漢和林青霞。 網上圖片

那真是一對俊男美女，郎才女貌。當時，我們的生活與熒屏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景，因為我們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雖然已是青春季節，但還不太懂得愛，尤其是像劇中那樣純淨、熱烈的愛。

秦漢英俊瀟灑的外表，溫文儒雅帶有書卷氣質的外形，真讓我們驚歎、羨慕。而林青霞作為台灣的青春玉女，不知迷倒了多少世人。當時，她挾着兩岸開放、交流之風，正在大陸掀起一場林青霞熱，尤其是對那些情竇初開的青年。那些劇情，在今天看來有些簡單、淺顯，但在當時，卻深深地打動了我們的心。

我們周圍的大男大女也有過戀愛，可那叫甚麼愛情？兩人戀愛要組織批准，最後要領導簽字。這就是「文革」時期的真實情況。而我們那時作為不更事的少年，既羨慕比我們大的青年談戀愛，卻又變態地經常成群結伙地襲擊在樹林、角落裡談戀愛的青年。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一個樹林裡發現了幾個馬蜂窩。當我們準備把馬蜂窩給弄掉時，我們這群人中最厲害的三娃子說：「不要弄掉，等那些『野鴿子』來抱窩，我們就把這些『轟炸機』給放出來，到時候就有好戲看了。」三娃子也不知從哪裡弄來的詞，把男女談戀愛叫着「野鴿子」抱窩，「轟炸機」當然是指馬蜂啦。幾天後，當黃昏時分，我們在樹林裡玩耍，看到有兩個男女在離馬蜂窩不遠的地方談戀愛，我們便躲在遠處，用石塊砸擊有馬蜂窩的大樹。受驚的馬蜂便傾巢而出，去襲擊在旁邊談戀愛的男女……

而《愛的小屋》中表現的卻是如此真摯而純潔的愛情，它讓我們在經歷了「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都其樂無窮的年代的人，根本無法想像，在世界上，與我們同文同宗的人中還有如此美好的感情，如此美麗的人生。而我們所生長的世界，除了鬥爭、革命，還需壓抑自己的慾望，包括人世間最美好的男女愛慕之情……

看完電影，走出影院，已是繁星滿天。有人說：「少年的時光就是晃，用大部分時光來彷徨，只用幾個瞬間來成長。」青春何嘗不是如此呢。青春的大多數時間都在迷惘中彷徨、尋找，不真正懂得人生，也不真正懂得愛，而青春更需要用幾個瞬間來成長。

那一刻，我突然覺得自己懂得了愛，懂得了青春的迷惘、尋找，更覺得自己在瞬間中在長大，而這長大是海峽那邊那部美麗的電影帶給我的……

詩情偶拾

晨遊清水灣畔

■文：詩無窮

將軍澳清水灣、灣畔徑，豪樓高聳，舊跡難尋，尚餘一小角山水，供思古之幽情。

紅塵一點綠，
清水半潭幽。
晨風拂曉岸，
醉眼望江樓。
亂石無尋處，
灘淺尚能浮。
沉吟觀釣叟，
悠然度晚秋。

短載

■文：緩 緒

定向的河流（十）

清晨，村子裡仍冒着縷縷的炊煙，豐先生背着油畫箱，手裡拿着一幅一天前尚未完成的油畫，以及一個不用時便能被收合成一條木棍狀的三角凳出了門。

當他在村子裡轉了幾個彎，隨着小山村中一條用碎石鋪成的小道來到村子前面的一條小河邊時，發現不知從幾時起，自己的身後已跟上了幾隻走起路來時還搖搖晃晃，不算太穩的小鴨子。

當這幾隻小鴨排着隊伍，踉踉蹌蹌地一直跟着他來到小河邊後，便一個接着一個地滑進河裡游起水來。

望着遠處的景色細細地琢磨了一陣子，在河邊找到了那塊兩天前曾做過記號的地方後，豐先生便支撐起畫架，很快對着面前那片被晨光照射着的霧濛濛的河岸動起筆來。

接着前天因為太陽出來，光線變了，而只畫了一半的那幅風景畫，他想要繼續描繪的是山村中那種不息的生機，那種安閒自得，不計名利，無須過問今夕是何年的寧靜。

河面上聚集着一些很快便會散去的晨霧。透過晨霧，那帶着縷縷炊煙的山村的景色，看上去很有一種正在不斷變換着的生命的動力。在這種特別原始的動力及動感中，蘊含着的是一種飄忽不定，難以把握，但卻使人總是想要用不同方式試着去將它表現出來的美感。

17

這幾天，村子裡來了一位藝術家的消息已很快傳了出去。每次去外面畫畫，那些偶爾路過的人，不是主動上前招呼，便會站下來不出一聲地朝着那幅正在畫着的畫作觀賞一陣子。

在傑姆家住了幾天後，豐樸源先生發現這個村落雖小，環境也很閉塞，但村子裡不論是已婚或未婚的年輕男女的舉止卻很自然得體，就像十八十九世紀時曾被當時的畫家描繪過的那樣。而這座小小的村落也有一種同樣的味道，雖然乍眼看去並不能使人覺得驚奇，但卻無時無處不散放着那麼一種深藏不露的秀氣。

這天早晨正在河邊畫畫，豐先生發現有一對年輕男女從前面向他走來時便帶着一臉的笑容。

「早安！先生。」

剛在他身邊站定，便聽那年輕男子用法語主動地說。說話的聲音聽起來很怪，就像是臨時從哪裡拷貝來的一句台詞。

「啊，早安！早上的氣氛真是令人感覺愉快哩，你不覺得嗎，年輕人。」

豐先生應了一句，並沒有停下手裡的畫筆。

「我，我是因為看您畫得這麼好，把這地方畫得這麼美，才，哦，我是想，是想……」

混合着幾個簡單的法語單詞，還沒等他用意大利語，把本來想要說的話說完，便見他身邊站着的那位一直就沒出過聲的女孩，已急急忙忙地從他的衣袋裡替他掏出了一張上面寫着不少字的紙。

接過那張紙後，男孩便照着紙上寫着的一些字開始磕磕巴巴地讀了起來。那意思是，他覺得自己的未婚妻長得很美，就是站在自己身邊的這位少女。而他們的婚事還遙遙無期，為此，他很希望豐先生能抽空為她畫一張像。因為他不是這個村子裡的人，平時根本沒可能見到她，所以很希望自己能擁有一幅她的畫像，以便把那幅畫帶回去後能掛在自己家的牆上。

事情很簡單，只要從年輕人說話時的那些手勢中，應該也能看明白他最終想要說的究竟是一件甚麼樣的事情了。

「好吧，沒問題。」

得知那女孩住得離自己不算遠，平時也常有空，而且聽說為了能把求畫的意思用法語說明白，兩人還曾特地跑到那家小酒館去向那位年輕的侍應求教過法語時，豐先生便十分爽快地答應了下來。

那天晚上吃完飯，傑姆太太也向豐先生證實了這件事。因為據說有人曾特地跑來向她打聽過他，並向她傳遞了這一消息。

「那小夥子人挺不錯。而這件婚事在年頭也是費了很大的力才定下來的。」

只聽傑姆太太說。

「為甚麼呢？是因為他們並不情投意合嗎？」

豐先生隨便問了一句。

「不是，是因為女方的父母很希望托人能在市鎮上為自己的這位千金找婆家。」

「為甚麼呢？」

「為甚麼？一定是因為覺得山裡人的日子過得太清苦，生活沒甚麼出路，希望女兒能過得幸福吧。」

「那女孩自己又有甚麼打算呢？」

「看起來總是因為覺得那小夥子人不錯吧。總之依我看，最後能把事情定下來真是頗不容易哩。」

生活在小山村裡的人，相互之間的關係是融合親切的。不論是對自己的家人，還是對一位與己完全無關的外人。人與人之間總有着那麼一種與生俱來，不易更變的凝聚力。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